

新穿越

浅绿 著

精心修订
精彩番外
完美典藏

陌香

天配良缘

之

浅绿

新穿越小说领军作家
《错嫁良缘》作者

最经典代表作

网络文学时代最具诗意小说
初夏清香来袭

清新女主与傲娇将军至真至纯
的旷世良缘

淡雅空灵，纯净悠远

沉醉其中，百读不厌

让心灵栖居在《陌香》里

遇见最自信淡然的自己……

情之为情者

并非轰轰烈烈才令人心美

而是平淡如细水长流

才最让人眷恋……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IS
悦读
www.gdbook.c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天配良缘

天配良缘

陌香

下

浅绿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二十三章 危机不断

紫鸳惊叫一声，努力地挣扎，可惜仍是被黑暗人影牢牢地抓在手里，并将她的手反剪到身后。慕容舒清拉着绿倚迅速地退到炎雨身后，对莫残喊道：『莫残，救紫鸳。』



临风关的冬夜更为寒冷，呼呼的风在空旷的营地上吹着，像鬼哭狼嚎一般，让人听得毛骨悚然。附近零散的树木，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更是助长了这冬夜里鬼魅的气氛。营区里大大小小的营帐整齐有序地排列着，不时来回巡视的队伍，让整个军营看起来井然有序，纪律森严。

最大的营帐里，或坐或站着几个人，有人悠闲地品茶，有人焦急地来回走着，有人一言不发地沉思。偌大的营帐里，没有人说话。

这时，帐篷外传来一道短促响亮的声音，“报！”

“进来。”轩辕逸低沉的噪音响起，随后进来一个年轻的士兵，小跑进入营帐中，朗声报道：“将军，第三批粮食已经运到了。”

“嗯。”轩辕逸点头，挥手让他退下。

风起轩悠闲地放下手中的茶，起身整了整衣服，笑道：“既然三万石粮食已经全部送到，那么风某的任务也算完成了。轩辕将军，各位将军，告辞，后会有期。”

裴彻也跟着起身，挽留道：“风公子何必急着走，不如留下来助我军一臂之力。”这次苍月的战术和以往大不相同，从焚粮就可以看出，尤霄此人诡计多端，阴狠狡诈，在战场上两军对垒，他们是胜券在握，就怕尤霄又会出什么阴招。这时候，有一些武林高手相助，才能有备无患。

风起轩拱手笑道：“裴公子太看得起风某了，一介武夫，帮不上各位将军什么忙，只怕越帮越忙。”

风起轩的推托，裴彻不是没有感觉到，但是这时候他还是要争取，于是诚恳地说道：“风公子何必过谦，军中正需要像公子这样的高手助阵。”

他的诚恳，让风起轩也收了那套虚礼敷衍，坦诚地回道：“风某还有要事在身，实在不便久留，见谅。”现在的形势诡异凶险，他不能不回慕容家，那里还有两个孩子。

“那这次送粮的三十名暗士……”既然风起轩已经明确表明不可能留下，裴彻将主意打到押运粮草的暗士身上。刚见到那些暗士，裴彻就被他们身上刚毅傲然的气势吸引，这两天的接触，更是感觉到了他们纪律严明、身手

不凡。

一般的江湖人士，都是相互比较，认为自己的武功更胜一筹，就算一起行动，大多都会各显神通，如一盘散沙。但是这些暗士不一样，他们身上有着很好的相互协作的精神，他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

风起轩摇头笑道：“他们并不听命于我，你要用他们，就得问慕容舒清了。”说完，他有意无意地看向一脸冷傲的轩辕逸。轩辕逸也不说话，转身背对着他们，不知道是在欣赏繁星还是想念伊人。

“慕容舒清？那个野蛮的女人？”营帐里忽然爆出一个惊异的男声。

野蛮的女人？风起轩好笑地挑了挑眉，看向裴彻身边那个壮得像山一样的男子，二十不到的年纪，黝黑的皮肤，微圆的脸型，一脸的憨劲，一看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主。不过他的这个说法还真是有趣，如果她是野蛮的女人，那这世上应该就没有优雅的女人了吧。

“李鸣！”裴彻呵斥了口无遮拦的李鸣，眼角余光查看着风起轩的脸色，现在可不是得罪慕容舒清的时候。还好，风起轩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没有变脸的迹象。

风起轩已经如此表态，裴彻也只能顺着他的话，轻叹道：“既然如此，裴某就不强求了。”

“告辞。”风起轩也不啰唆，利落地起身，出了营帐。不一会儿，一片整齐强劲的马蹄声传来，很快，声音渐行渐远。

李鸣看了沉思的裴彻和轩辕逸一眼，不服气地问道：“为什么要问那个慕容舒清？”那女人他几年前在将军家见过一面，无理取闹，自以为是，傲慢无礼，一无是处。裴彻居然为了这么个女人呵斥他，这让他咽不下这口气。

裴彻不在意李鸣的激愤，在椅子上坐下，慢条斯理地喝着茶。就在李鸣得不到回应，要走过来和他理论的时候，裴彻才不紧不慢地丢出一个问题，“你以为这次为大军送粮的是谁？”这茶还真不怎么样，还是慕容家的龙涎让人不能忘怀。

李鸣连思考都不用，直接开口，“慕容家咯！”这次送来的都是慕容家粮

仓的粮食，每一包上都打着标记，这还用问！肯定是慕容老爷怕将军不要他那个野蛮的女儿，趁机巴结将军，虽然这次的粮食及时送到，解了大军的燃眉之急，可是这样一来，将军岂不是欠了慕容家好大一个人情？

偷偷看了一眼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背对着他们仰望星辰的轩辕逸，李鸣叹了一口气，要娶那样的女子，真是为难将军了，难怪他一晚上都不说话呢。

李鸣一会儿皱眉，一会儿轻叹，脑子里想什么，裴彻也猜出了七八分，他好笑地摇摇头，看来他是把轩辕逸定位在为了大局而委屈自己的角色上了。懒得打断他的悲情异想，裴彻转头对着轩辕逸的背影问道：“轩辕逸，你怎么看？”

轩辕逸仍是那样看着头顶上的星空，对于裴彻的话，仿佛没有听到一般。轩辕逸久久不回，裴彻也没有自讨没趣地继续问下去。喝完杯中最后一口茶，裴彻潇洒地起身，对身边还愣愣地等待轩辕逸回话的李鸣说道：“我们走吧。”

“可是……”将军还没有说话啊。

“走。”裴彻拉着他，出了营帐。

偌大的营帐，只剩下轩辕逸一人，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清儿此次送粮，是被朝廷所逼，还是出于自愿？他可以认为，她这么做是为了他吗？想起那张浅笑的脸，轩辕逸又有些自嘲地摇摇头，他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患得患失起来？不管她这次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他都应该好好地谢她，至于他和她之间的事，她答应等他，而他也答应给她答案。

轩辕逸鹰般桀骜的双目，在繁星明月间穿梭，这场仗，怕是没有这么快结束了，奸险狡诈的尤霄，也成为他迄今为止遇到的最棘手的敌人，这样也好，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打上一仗了。回身来到两军对垒图前，轩辕逸的思绪也陷入了地形图中，窗外的月亮已经偏西了。

今夜的月很是明亮，又是十五了吗？慕容舒清站在院前，久久地凝视着一轮明月。月光洒落一地，为原本平常的青砖镀上一层荧光，就连那失去生

命力的枯木，也显得柔和妩媚起来。难怪，古今中外，文人骚客，对这明月都寄予了无限的柔情和溢美之词。

紫鸳拿着披肩，站在慕容舒清身后，柔声说道：“小姐，夜深了，您也早点睡吧。”

慕容舒清轻声问道：“绿倚怎么样了？”

紫鸳回道：“三天已经熬过来了，应该没事了。这三天您也没休息好，小心身体。”

“我知道，你先去睡吧，我一会儿就睡了。”绿倚没事，她也算放心了，不过这样的凶险，接下来应该还会有很多，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让绿倚和紫鸳留下的决定是否正确。

“嗯。”紫鸳将手中的披肩为慕容舒清披好，悄悄地退了下去。

紫鸳刚刚退下，一抹暗黑人影随后出现，恭敬地递上一封黑色的密函，说道：“主子，风雨楼的密函。”

慕容舒清赶快接过来，她让沈啸云查的事有眉目了？快步走回房中，借着烛光，慕容舒清展信阅读。

寥寥几行字，却让慕容舒清本就纠结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他果然也来凑这场热闹！

黑色的马车行驶在热闹的道路上，两边的叫卖声不绝于耳，马车走走停停。绿倚休息了几天身体渐好，轻轻扬起布帘的一角，好奇外面的热闹。慕容舒清也往窗外望去，她们应该到了蓉城吧。

这座通往临风关必经的小镇，因为地理位置好，周边的小村落都会到这里赶集。道路两边，是青砖砌成的房子，路边都是镇上人家摆的小摊点，卖什么的都有，人们争相选购，人声鼎沸，倒未见得多么繁华，却是一派祥和。

绿倚看到外面还挂了些花灯，人们脸上也洋溢着温暖的笑容，不禁被这样喜庆的气氛感染，笑问道：“小姐，这里怎么这么热闹？”

“今天是冬至啊！”紫鸳一边笑着回答，一边将竹帘放下，这样既可以看

见外面，寒风也不会这么直接吹进来。

“冬至？”慕容舒清轻叹，“一年又过去了吗？”不知不觉，这已经是第四年了。习惯性地抚上腕间的镯子，她真的还有机会回去吗？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的身影那么清晰地印在脑海中，可是也那么遥远，仿佛永远也触及不到。

“小姐，到了。”紫鸳的轻唤让慕容舒清回过神来。马车停了下来，慕容舒清轻点了一下头，下了马车。

眼前一座青砖小院，门前已经站了十几个人，都是恭敬地候着。这是慕容家的产业，在镇上有几间布艺绣坊，一间茶楼，当时是觉得这里是交通要道，人流大，贸易交换比较频繁，所以在这里置了产业。

人群中迎上来一个布衣男子，微壮的身材，三十出头的年纪，毕恭毕敬地向慕容舒清行了个礼，声音洪亮地说道：“小姐，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您梳洗一下就可以用餐了。”

“嗯。”慕容舒清轻笑地点了点头，随他走了进去。这人还是这样，当年给她做车夫的时候就是这身布衣、这副嗓子，好些年过去了，还是没变。前两年听说他娶了妻，还以为会没有这么木杵，结果还是一样。

一群人梳洗完毕，已经是华灯初上。

慕容舒清和绿倚、紫鸳走进饭厅的时候，莫残已经坐在那里，冷漠的眼注视着被黑暗吞噬的晚霞，面无表情的冷脸，让家丁侍女们不知如何应对，只得远远地站在旁边。

一桌人落座，菜也很快上齐，虽然都是些家常菜，但是做得倒是很精致讨喜。慕容舒清看周荆垂首谦恭地站在旁边，笑着说道：“周荆，让夫人、孩子们也一块出来吃吧。”

周荆连忙摇头说道：“这可使不得。”

这个周荆什么都好，就是一块木头，慕容舒清仍是轻松地笑道：“今天过节，人多热闹。”

“这——”周荆一脸为难，脚还是不肯挪动一下。

绿倚知道他的顾虑，自古主仆之分，贵贱有别，身份不够，连话都不能说的，更别提同桌吃饭了。只是这条规矩到了小姐这儿，就废了。

绿倚笑着劝道：“好了周掌柜，您就别别扭了，小姐出门在外，您就让夫人、孩子们出来陪陪她，热闹热闹。”

周荆不为所动，甚至还皱起了眉头，他想了想，坦诚地说道：“可是拙荆她……”

“别可是了，她这个人我听说过，就是没见过，既然来了，当然要见见的。我还饿着呢，快去！”慕容舒清笑着打断他接下来的话。他的妻子她听说过，是这蓉城的名妓，周荆几乎倾尽所有，才将她赎出，并娶她为正妻。这民俗中，娶妓为正妻，是要被笑话的，有些所谓名门，更是称之为败坏门风之事。因此，很多人都劝他放弃这门婚事，要不然以他慕容家掌柜的身份，娶那女子为妾，也未为不可。

只是这周荆的硬脾气还真是倔，不理会所有人的反对，执意娶那女子为妻，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那时候还有人报到她这来了，让她阻止周荆的“执迷不悟”，颇让她哭笑不得。

她当时既不表示支持也不反对，若是周荆受不了人言可畏，那么那女子不嫁他，也是万幸；若是他心如磐石，则无须任何人多言。

“好吧。”周荆最后还是点头，向后院走去。娶穆儿为妻，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分，他之所以不让她出来迎接小姐，是怕小姐千金之躯，到时怪罪下来，也委屈了她。既然小姐不是俗人，他周荆更是希望天下人都知道穆儿的好。

不一会儿，周荆手上抱着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小孩走过来，身后跟着一女子，素色的鹅黄棉袍，身材娇小，却也看得出玲珑有致。进了厅来，女子得体地走到慕容舒清面前，半跪欠身行礼道：“景穆见过小姐。”

慕容舒清起身，扶起她，微笑道：“不必多礼。”这跪拜的礼节她想她怕是永远也不会习惯。

女子终于抬起头来，慕容舒清细看，果然是个美人，虽不能说是国色天

香、倾城之貌，但是那温柔婉约的气质、水灵秀气的样貌、落落大方的举止，已经足够担得上美人这一说。

一群人才刚落座，绿倚就看见周荆怀里的小孩，赞道：“好可爱的娃儿啊！紫鸳姐姐你快看。”说着迫不及待地抱在怀里。

紫鸳细看，这小孩子五官柔和，皮肤晶莹，在绿倚怀里甜甜地笑着，一点也不怕生，“周掌柜，她叫什么名字啊？”

“还没取呢。”周荆无奈地摇摇头，他自小父母双亡，穆儿也是无父无母。他又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偏偏穆儿说这名字要当家的取，他怕误了这娃儿，一直不敢取名字，看一眼一直微笑地看着娃儿的慕容舒清，周荆一个抱拳，诚恳地说道：“周荆斗胆，请小姐赐一个名字。”小姐是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让她给娃儿取名字，再好不过了。

“我？”慕容舒清一愣，她可不会取什么名字。但是众人热切而期待的眼神，让慕容舒清不知如何拒绝才好，尤其是对着周荆那憨实淳朴的眼睛，她更是说不出话了。罢了，慕容舒清点头回道：“好吧。”

慕容舒清再次细看绿倚手中的孩子，眉清目秀，灵气逼人，叫什么好呢？希望她可以永远保持这一份清灵美好，慕容舒清想了想，浅笑道：“叫若水吧。”

一直不语的景穆忽然开心地赞道：“上善若水？好名字。”夫君常和她提起，这慕容家的小姐多么的能干、多么的不俗。今日初见，只觉得是个相貌平平、温柔祥和的女子，除了那淡然的气质外，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现在看来，会想到取上善若水之意为名者，心胸定是宽大，性情必是坚韧。

慕容舒清也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快明白她的意思，两人相视一笑，都为这默契感到愉悦。

“夫人也说喜欢！那就这个吧！”最高兴的莫过于周荆了，名字是小姐取的，难得的是，穆儿也赞同，实在是太好了，若不是今天小姐刚巧来了，这娃儿的名字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取上。

众人皆大欢喜，这饭也吃得愉快。周荆忽然想到今天是冬至，难得的灯

会，于是提议道：“小姐，今晚有灯会，很热闹，您也去看看吗？”

灯会？不外乎就是几盏灯和一大堆的人吧，刚想回绝，就看见绿倚和紫鸳都是眼睛一亮的样子。慕容舒清不禁好笑，她怎么忘了，这时代没有什么娱乐，尤其是女子，青楼又去不得，这灯会、庙会什么的，就是她们难得的娱乐时间了。绿倚身体也好些了，就让她们出去走走吧。

慕容舒清笑道：“好啊。吃了饭就去。”再看一直冷面不语的莫残，慕容舒清扬起一抹微笑，说道，“莫残，你也一起吧。”

莫残握着筷子的手停了一下，久久，才几不可见地轻点了一下头。

蓉城不大，看灯的人倒是不少。其实沿街的花灯并不是很多，也不见得多么精巧，只是刚好是冬至佳节，图个气氛，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切也就自然显得格外的融洽。

慕容舒清一行人一路上走走看看，漫步在这淳朴而热情的小镇，感觉上要比徜徉在京城繁华的大街上来得惬意。路边的小摊上卖的都是些粗糙的手工艺品，或者是从附近交换来的各色摆件，没什么昂贵的精品，慕容舒清却看得有兴味，还会选一些特别的样式送给绿倚和紫鸳，惹得两个丫头开心不已。

绿倚看见路边挂着一个莲花彩灯，笑着对慕容舒清说道：“好漂亮的灯啊，小姐你快看。”

慕容舒清细看，确实很精细，做成六瓣莲花的形状已是创新了，还在这盏灯每一瓣灯叶上写了一首描写莲花的诗，配上或怒放或含苞未绽的莲花图，更是相得益彰，锦上添花。慕容舒清点头真心赞道：“嗯，很漂亮。”

前方一群人围在一起，不时发出阵阵惊呼和喝彩声，看不见里边在表演什么，不过从观众们的掌声中，可以猜到表演应该很精彩。绿倚拉着慕容舒清的衣袖，轻轻地摇晃着，小声问道：“小姐，前面有耍杂耍的，我们去看看吧。”

慕容舒清轻轻点头，绿倚等到她的首肯，拉着紫鸳就往人群里钻。看她

们像条鱼似的在人潮中穿梭，慕容舒清稍微扬起声音，说道：“别走散了。”

“好。”绿倚嘴上说着好，身子还是使劲往里边挤。慕容舒清无奈，只得跟着她们往前面走。莫残一直站在慕容舒清身后，如磐石般地立在那里，用身体和双手，挡住了人群的推挤。慕容舒清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她对于这样拥挤的人潮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为了这两个丫头，她也只好凑一回热闹了。

慕容舒清好不容易挤进去，才站稳，就听见绿倚的惊叹声，“好厉害哦，他是怎么变出来的？”

往场内空地看去，里面站着两个男人，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十出头，和一般耍把式的不一样，既不是打拳杂艺，也不是耍猴唱曲。只见年轻男子将一块黑色的锦缎盖在空空的手上，再掀开时，手中却握着一朵花，将手中的花送出去之后，再盖上，又是一朵，这仿佛源源不断的鲜花惹得所有看客惊呼不已，还不停地拍手叫好。

绿倚转头看向身后的慕容舒清，疑惑地问道：“小姐，他是怎么做到的？”

慕容舒清轻笑，她怎么解释呢？这应该是最初级的魔术表演吧，虽然技法还比较拙劣，但胜在这个时代没有过，物以稀为贵。想了想，慕容舒清说道：“其实这些东西早在他身上、袍子里藏着，用布盖着的时候动作要快，将花拿出来，只是一些障眼法而已，这花也不会真的变不完。”

绿倚了然地点点头，这时一个干瘦的布衣男子忽然用力地朝绿倚撞了过来，拼命地往外挤，经过慕容舒清面前时，被莫残一把抓住。提着他的后衣领，莫残一双冰眸冷冷地盯着他，从男子宽大的袖袍下拿出一个绣着精致荷花的淡绿锦袋。

绿倚摸了摸腰间，脸色忽然一暗，接过莫残手中的锦袋，说道：“是我的钱袋。”

慕容舒清轻抚腰间，暗暗松了一口气，楚吟交给她的玉玲珑还在。这玉玲珑对于楚吟来说，是无价之宝，是解开莫残身世之谜的重要线索，所以她一直都是随身携带。慕容舒清轻叹，这世道，不管在哪里，都有小偷、强盗的存在。

布衣男子感受到莫残那冷凝的寒气，在道上混了那么久，什么人可以惹，什么人不能惹，他还是知道的，当下不敢再挣扎，立刻哭丧着脸，痛哭道：“大爷，我错了，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我……”

那男子估计是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所以说得也很顺口，后面一定还有更加凄楚可怜的身世。可是慕容舒清却很想笑，这人编故事也要结合实际吧，他看样子最多不到二十岁，哪里来的八十老母啊！莫残也是一脸的不耐，冷冷地丢出一句“滚”，就将男子扔到一边。

男子连忙从地上爬起来，一边讷讷地说道：“谢大爷，我马上滚。”一边连滚带爬地往小巷子里冲去，很快消失在他们眼前。一场闹剧落幕了，一旁看热闹的人群也渐渐散去，慕容舒清看着绿倚和紫鸳，轻问道：“不早了，回去吧？”

“好。”两人齐声回道。被小偷这么一搅和，她们也没有了再逛下去的兴致，好在也逛得差不多了。

今天是节日，街道上人很多，不大的道路早就被人潮堵满了，慕容舒清并没有乘马车出行，几人说说笑笑地往回走。慕容舒清一路不语地与莫残并肩而行，耳边听着两个丫头唧唧喳喳地讨论着，不禁扬起一抹笑容。有时候人真是一种感性的动物，在这样祥和喜庆的节日里，就连平时冷冽的寒风，也被人们的热情驱散，变得和煦起来。

莫残有些不解地看着笑得幸福的慕容舒清，他感觉得出来，她和他一样，并不喜欢这样拥挤繁杂的环境。但是为了两个丫鬟的喜好，她就欣然前往？他从来不觉得什么人是重要的，就连他自己，也一样可有可无。心中有所牵绊，是否也是一种幸福？

感觉到身边的目光，慕容舒清转头与之对视，只见莫残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似乎是在看她，又似乎只是透过她看别的东西。她轻拍莫残的肩膀，想问他这是怎么了，可是还没有开口，莫残眼中忽然闪现一股杀气，手臂迅速揽着慕容舒清的腰，一个闪身，来到道路的最边上。

慕容舒清刚站定，就看见炎雨也迅速飞身而出，将绿倚和紫鸳带离道路

中央，这时，一群暗黑的影子由远及近，速度飞快，步伐轻盈，放眼看去，将近十人，但是却没有声响，如鬼魅般闪动的身影，不断逼近。

慕容舒清惊叹于他们的诡异武功，感觉上像是东瀛忍者，若是冲着她来的，那么这一次怕是会很危险。身后的莫残瞬间绷紧的身体和那已经抚上赤炼的手告诉她，她的认知没有错，这群人会很棘手。

只是容不得她多想，他们已经逼近眼前，莫残、炎雨严阵以待，慕容舒清静观其变。

就在要与他们交汇时，慕容舒清才看清，那群全身隐没在黑暗中的人影，是在追逐一个人。那人与他们一样，也是一身的黑衣，只是脸上没有罩上面巾，同样诡异和迅速的身影渐渐被身后的鬼魅影子逼近，就在与慕容舒清他们擦身而过时，被那群暗黑人影包围在中间。

暗黑人影包围着黑衣人站定之后，才发现道路边上，居然还站着另外一行人，瞬间有些迟疑。不过很快，他们分成两组，大部分人依然围着黑衣人，其他三人紧紧地盯着他们。

莫残、炎雨将她们三人护在身后，两人本就冷傲不羁，这时更是将自身的冷残气势释放出来。尤其是莫残，面无表情，冷凝平静的双眼，还有月光下泛着猩红的长剑，他犹如死神一般地立在那里，就连站在他身后的慕容舒清都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暗黑人影也明显感觉出了莫残和炎雨的杀气，戒备地后退两步，不敢轻举妄动。莫残也只是以守为攻，这群人不好对付，慕容舒清她们不会武功，真要动起手来，难免受伤。

被围在中间的黑衣人也看出了形势的诡异，喘着粗气，以不变应万变。

就这样，三方人马，在这不大的官道上对峙！

无风的夜让气氛显得更为紧张，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维持着诡异的平衡。暗黑人影中的一个男子忽然举起右手，做了一个手势，其他的人迅速有了动作，中间的几人向被围着的黑衣人攻去，招式迅速却变化多端，几

乎看不见他们是怎么出手的。围着慕容舒清的三人并没有动，只是紧紧地盯着他们。莫残将身后的慕容舒清推到炎雨身旁，一改刚才防守的姿态，手执赤炼，向面前的三人攻去。

慕容舒清轻叹，莫残这么做很冒险，但却是最好的方法，这群人功夫奇高不说，而且还有很好的默契。若是让他们对付完黑衣人再联合起来，到时候更没有胜算了，不如趁现在解决眼前三人，早些离开的好。

莫残与三人纠缠在一起，剑的碰撞击打出阵阵火花，虽然他们动作迅速，配合默契，但是以莫残的武功，应付起来仍然游刃有余，慕容舒清并不担心，转而看向激战的另一边。

被围在中间的黑衣人四十来岁，身形壮实，一双虎目在夜色下依然熠熠生辉，一人面对多个对手，仍能够镇定自若。只可惜，他额头不断渗出的汗珠、粗喘的呼吸声，还有空气中弥漫的浓浓血腥味，都显示着他已经身受重伤，现在被几人一起围攻，他渐渐招架不住。几个暗黑人影占了上风，才几招下来，黑衣人已经被击中多处，血溅了一地。

结果摆在眼前，黑衣人无力反抗，几个暗黑人影也停止了攻击，正要上前将他擒住，黑衣人忽然口吐黑血，倒在了路中央。

慕容舒清暗叫一声糟糕，这人服毒自尽了，那么莫残就危险了。果然，几个人检查黑衣人确实没有生机之后，立刻向莫残攻去，只是莫残武功高强，他们一时没有讨到什么便宜，看出慕容舒清她们似乎没有武功，其中几人扭转身形，向她们攻过来。莫残分身无术，虽然着急，却摆脱不开多人的纠缠。

炎雨也严阵以待，尽力护着她们，只是一拳难敌数拳，还是让暗黑人影有机可乘，其中一人一个闪身，捉住了紫鸳的肩膀。紫鸳惊叫一声，努力地挣扎，可惜仍是被暗黑人影牢牢地抓在手里，并将她的手反剪到身后。慕容舒清拉着绿倚迅速地退到炎雨身后，对莫残喊道：“莫残，救紫鸳。”

她这一声叫唤让围着莫残的人更是使出浑身解数缠住他，让他不能脱身。已经擒住紫鸳的暗黑人影也紧张地看向莫残，提高警惕。就在这时，谁也没有想到，慕容舒清和绿倚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暗黑人影身边，绿倚手中拿

着刚才慕容舒清递给她的一块锋利的石头，用力地向他后脑勺砸去，慕容舒清一手拉着紫鸳，使劲地狠踹了他的重要部位一脚，紫鸳也配合地用力踩了他一脚。暗黑人影的心思全放在莫残身上，忽然地腹背受敌让他一时反应不过来，而且那锥心的疼痛也让他不得不放手，等他缓过劲来时，慕容舒清她们已经逃回炎雨身后。

三人喘着气，惊魂未定地抚着胸口，慕容舒清拉着紫鸳上下查看，焦急地问道：“紫鸳，你怎么样？”她知道自己这次冒险了，一个疏忽，她们三人都有可能没命。可是不这样，莫残和炎雨都分身乏术，难道她要看着紫鸳受伤？

紫鸳看向慕容舒清的眼闪着异样的火花，不知道是被吓坏了还是怎的，有些愣愣地回道：“我没事。”

想到刚才她被绞到身后的手，慕容舒清执起她的右手，轻抚检查，忽然，她皱起眉头，问道：“你的手？”

紫鸳终于缓过神来，收回手，笑着回道：“小姐，我没事。”

慕容舒清没有再说话，这才注意到，暗黑人影已经不打了，只是那一群人都注视着她们脚边。慕容舒清低头，绿倚正好捡起一块玉，擦了擦，递给慕容舒清，“小姐，您的玉。”

是楚吟给她的玉玲珑，一定是刚才不小心掉出来的，还好没有碎，不然她可不好和他交代。只是这群人眼神怪异而炙热地盯着这块玉，难不成，他们知道这块玉的线索？

眼神怪异的不只是他们，还有已经来到慕容舒清身后的莫残，他知道这块玉，是楚吟不离身的心爱之物，可是为什么会在她这儿？难道……

还是那名发号施令的男子，精锐的眼在盯着慕容舒清看了片刻之后，低低地说了一声：“走。”十几个黑影在一眨眼的时间内，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炎雨终于松了一口气，说道：“主子，先回去再说吧。”这群人武功奇高，若是再次折回，就更难对付了。

握紧手中的玉玲珑，慕容舒清点头，“嗯，走吧。”

在精心装饰的院落里，即使是冬天，也依然看不出萧索的痕迹。院落边上，植着几棵常青的乔木，虽不是郁郁葱葱，但相较于外面到处飘扬的落叶，已是充满了生机。月影下，一道素白的身影显得格外的扎眼，未束的长发垂到脚下，如缎般地黑亮柔顺，与那莹白的长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月华为她镀上了一层淡淡的柔光。慕容舒清握着手中的玉玲珑，对月观望，淡淡的紫光很是熟悉，和她腕间的镯子交相辉映。

这玉玲珑和她的镯子越看越像是同一种材质所制，它也有穿越时空的功能吗？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它发挥作用呢？要集齐上下阙吗？若是通过它还能回去，她是回还是不回？还有今天那群诡异的人，他们是什么人，竟是炎雨和莫残都未曾听说过。他们又为什么看见这玉玲珑就走了，这下阙和他们有关系吗？他们是敌是友？

这一大堆的问题堆在她脑子里，让她觉得有些力不从心。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喜欢独自在暗夜中赏月，这会让她的心平静，只是今晚，似乎未能如愿。慕容舒清走到小院中间的石凳上坐下，将手中的玉玲珑轻放在石桌上，对着已经在她身后站了很久的人说道：“坐吧。你找我有事？”

在她身旁的石凳上坐下，莫残的视线都没有离开桌上的玉玲珑，他低沉而肯定地说道：“这是他的随身之物。”只是而今，它却在她手上。

慕容舒清坦然地点头，回道：“是的。我受托找到它的下阙。”她给自己找了件苦差事。

莫残低问道：“这块玉和我有关？”从他有记忆以来，楚吟就一直带着这块玉，经常拿出来抚摸，在他小的时候，有时他还会一边摩挲着玉，一边盯着自己看，只是眼神散乱，不知道在看什么。他一直知道，这块玉应该和他的身世有关，只是没有想过，它还有下阙，听到玉玲珑是楚吟送给慕容舒清的，他一晚上不安的心莫名地平静了下来。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那下阙是他母亲之物，也可能与她的死有关，确实与他有关。可是这都是上一辈的恩恩怨怨，又与他何干呢？楚吟这么多年来未与他说，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